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六十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八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也曽祖緯為史官官至給事中五代史有傳天禧元年昌朝獻文章于朝召試除晉陵簿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一見許以公輔景祐元年初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而天章閣侍講亦自昌朝始在經筵善稱說仁宗多所質問昌朝皆記錄删潤以

進賜名迺英延議二閣記注錄太平興國寺災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葢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外皆從之歴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内銓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權知開封府為御史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

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以天子即位年月傅會易筭推吉凶昌朝疏出之初元昊反昌朝請減不急費詔令與三司合議歲省緡錢百萬又言所以待夷狄者六事時皆用其策慶歷三年遂參知政事四年為樞密使五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居兩月除昭文館大學士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多不死元孫得不死宋興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第三

等者惟吳育第三等自餘皆第四等並為及第自天聖六年始復置中選者不過一二人然數年之後即為美官昌朝議欲廢之吳育不可與昌朝皆論於上前由是有隙乃詔自今制科者不聽自投牒皆兩制舉焉育數與昌朝爭議議者不以昌朝為直高若訥為御史中丞乃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育罷昌朝亦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初張貴妃為貴人賈氏母養于禁中貴妃既寵幸時賈氏用事宮中謂之賈夫

人而昌朝以姑事之謂之賈姑姑時臺諫論其姦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仁宗黙然久之曰賈氏實嘗薦昌朝也王則反貝州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南東道封安國公河決商胡屬歲饑又疫人多流棄昌朝所救活甚多徙鄭州及見留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求補外復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為右僕射兼侍中判鄭州辭僕射侍中乃改同平章事以母喪去召

對經筵命講易出判許州移大名復請修河故道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争不已其後河果不可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者衆中人劉恢往還河上言河決趙征村與上姓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摇當國者嘉祐元年封許國公召為樞密使仍同平章事二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為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詔者釋之而不治乃罷以鎮安軍節度使兼侍中景靈宫使又出判許州改鎮保平移大名英宗即位改鳳翔節

度使加左僕射進封魏國公徙許州以疾求解將相復

為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薨年六十八贈司空

兼侍中謚曰文元昌朝博學善議論及大用不為正人

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宮人宦官者有文集奏議各二十

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羣書音辨十卷有子

炎徽宗時為工部侍郎

臣稱曰聞之諸公長者方昌朝始見孫奭也奭以唐路

隋韋處厚傳示之謂昌朝曰知此意否君異日以儒術

作宰相正如此二人世以謂奭能知人然爵位固相似而其邪正則遠也蓋知人之難自古而然矣

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也舉進士開封禮部俱第一與弟祁同時有名以詩賦為學者所宗謂之二宋初為大理評事同判襄州遷直史館修起居注遷右正言會郭皇后廢庠與諸諫官伏閤力爭坐罰金景祐元年知制誥當是時制舉人與武舉雜試庠建言六科待天下異士宜設次具酒食禮之武舉人別試仁宗從其請五

年仁宗欲以為同知樞密院事故事無自知制誥除者乃召入翰林為學士而以弟祁知制誥寶元二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宰相吕夷簡不悦會范仲淹在延安焚元昊國書不以聞而以私書復之事至朝廷羣公議之夷簡謬謂不可庠信之亟於上前乞斬仲淹夷簡徐救之時鄭戩為樞密副使葉清臣為三司使皆庠同年進士或誣以朋黨盡逐之庠得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移鄆州慶歷五年復拜參知政事仁

宗御資政殿召兩府親策以時事庠獨進以為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人臣等備位大臣自視遇如賤士非所以尊朝廷也乃請歸中書合議上奏從之後復手詔以時事詢兩府兩府皆推庠為對八年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三年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御史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乃罷為刑

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河陽嘉祐三年拜樞密使同平章事封莒國公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耄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移鎮武寧改相州英宗即位封鄭國公為景靈宮使出判亳州庠所至以鎮靜為治末年信愛幼子頗致物議至是御史有言勿令其子侍庠之官英宗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隨乎請老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庠性儉約不喜聲色讀書至

老不倦初名郊李淑在翰林因對言於仁宗曰宋郊姓符國號名應祀天不祥也仁宗語之更焉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試禮部會諒陰正奏名初為第一章獻皇后曰弟可先兄乎乃以郊為第一而祁為第十兄弟友愛甚篤初釋褐授復州軍事推官代還為國子監直講遷太常禮院修起居注陜西用兵調貲日促祁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

得私焉今左藏無積年之錢太倉無三載之儲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取之既廣用之無度也今朝廷大有三穴小有三費何謂三穴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穴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穴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穴也三穴不去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日僧道以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觀為徒弟者釋還為民勿復歲度令日已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道定若干人更不得過此數此策一舉

可得耕夫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尫弱而剌之才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為盜者不可勝計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驅以就役且又別給口劵復賜錢帛廣勸無益請罷天下招廂軍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桑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則常以什二加之即遷代

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不可以苟進官不可以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諸司流内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之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候有闕官計員補吏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供億不可貲計而皆以祝

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言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謂

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

帛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以獲利耳宜取其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吏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幄帳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享齋名而又別築神祠爭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用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也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

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括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享兵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資財為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不得建節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行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先示四方衣服醪

膳無益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
宫始然後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
使風行雷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酋可翫之掌中矣次當
知制誥以兄庠參知政事乃除天章閣待制庠罷亦出
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除翰林學士庠復執政改龍
龍圖閣直學士還羣牧使庠為樞密使復為翰林當張
貴妃制初欲行策禮而祁乃以誥進妃怒抵于地曰何
學士敢輕人遂落職知許州未數月復翰林侍讀學士

史館修撰兼龍圖閣學士張彥方與祁子遊乃出知亳州知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聽蕃落民間自相賣民養馬者不得升戶等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戶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習不畏人狼態猘心不能無動今舐齶垂涎欲肆齧者惟鎮與定爾臣日夜深計以為欲兵之強莫若積穀與財欲士訓練莫若善擇將欲令人樂鬬莫若重賞而嚴罰欲賊顧望不敢

前莫若使鎮重而定强令朝廷擇將練卒制財强勢反以陜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計也夫陜西兵鋭士勇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敵憚為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莛上行故曰謀契丹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足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陜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還鎮定則鎮定重以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闘然聚霍然去雲奔飇馳抄后掠

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梃長槍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今不待馬而步可用也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摭其胸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脫或一賊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邪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

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還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事無苟且之意策之上也惟陛下當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后圖之殆矣既又上禦戎七論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代還除三司使御史中丞包拯言祁在益州多遊燕又其兄在政府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初賈昌朝建議修唐書始令館職日供唐書所未載者二事附於本傳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為修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編修而以昌朝提舉昌朝

舉王疇編修必以爲史出衆手非是辭之昌朝罷相以丁度兼領度卒劉沆代之沆罷王堯臣代之堯臣卒曽公亮代之唐書初修而堯臣以憂去方平祭相繼出外祁遂獨秉筆雖外官亦以稾自隨久之又命歐陽脩刋修分作紀志劉羲叟修律歴天文五行志將卒業而梅堯臣入局修方鎮百官表祁與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並各十年刋纂紀志六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至是書成祁進工部尚書踰月拜

翰林學士承旨復除羣牧使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祁將終親草遺表勸立皇嗣戒其子勿請謚勿求遺恩勿為銘誌勿修佛事其後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祁非特文章有見於世其守邊議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然不至大用時論惜之呂夏卿劉羲叟附于傳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也少以廕補太廟齋郎閉户讀書親朋罕見其面舉進士調高安簿又為江寧尉

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修官書成進直秘閣夏卿喜聚書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唐自韋述等著史又有編年諸録而旁記雜説幾數百家夏卿討論是正於新書為力居多然亦好尚奇異也與修仁宗實録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神宗訪以政事夏卿言累朝不惜金帛講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垂六十年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久之以疾卒年五十三

劉羲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也歐陽脩使河東薦其學

術該博擢試大理評事趙州推官留修唐書彊記於經史百家無不通曉至於國朝典故財賦刑名兵械鍾律皆知其要其樂事星歷數術尤過人嘗以春秋時變異合之以洪範災應斥古人所強合者著書十數篇視日月星辰以占國家休祥多應也唐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

臣稱曰唐有天下載祀三百其興衰治亂之迹必攷信於史而舊書則紀次無律懲勸不明不可以訓祁與諸

儒博采舊聞作為新史於是一代之典粲然大備然其為書事雖增而失之宂文雖省而失之畧此未免有是非輕信之蔽雖然能與班馬並驅則雖長於載記者有不能烏虖祁亦良史也哉

東都事略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六十六至六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惪滋

東都事畧卷六十六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九

陳執中字昭譽恕之子也恕有傳執中始以父任爲祕書省正字屢進文真宗稱善真宗不豫大臣無敢及建儲執中上言太子天下本不可不早定擢右正言坐公累出監岳州酒税遷殿中丞復爲右正言爲樞密使曹利用所不喜出知漢陽軍除三司鹽鐵判官俄知諫院

兼侍御史知雜事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寶元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康定元年罷知青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為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而議事多不合徙知涇州慶歷初以工部侍郎復知青州執中率民錢築諸城有詔止之執中格詔卒城之沂州卒王淪叛入青州境執中遣巡檢使傅永吉窮追歷楚泗真楊入蘄黄永吉直至采石磯擒殺之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

官孫甫蔡襄言執中剛愎不才不可任以政仁宗不聽遣中使齎敕告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也明日甫襄又以為言仁宗曰朕已召之矣是時章得象杜衍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每議事執中多與之異甫襄言既不用因求去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而二人者俱有名望於是中書奏乞留二人仁宗頷之衍退朝即召吏出劄子令甫襄供職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吏還白衍衍取劄

子棐之執中遂言衍黨二人苟欲在諫職以擅權及臣覺其情乃取劉子棐之明日衍左遷出知兗州甫襄亦罷頃之得象免相昌朝與執中同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昌朝免相執中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皇祐初以疾求罷進兵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久之為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五年以吏部尚書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執中當國人不敢干以私四

方問遺無及門者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皇后
禮官以非禮迎上意仁宗嘗詢執中而不能考正典禮
以對悉奉行之深為時論不與執中嬖妾張氏淫悍不
可制嘗以過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劾奏其事翰
林學士歐陽脩亦論列于朝至和二年罷為鎮海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
學士封黄國公徙河南曹州過京師以疾賜告就第加
司徒岐國公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有司謚曰

榮靈又謚曰恭襄詔謚曰恭子世儒世儒母即張氏也執中卒張氏為尼世儒既長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世儒宰相子庸騃久居京師元豐閒為太湖縣不樂為外官與李諷諸婢謀殺張欲以憂去諸婢以藥毒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腦骨以喪歸為婢所告送大理寺推治而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實世儒并妻等十人並處死

罷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也父格國子博士籍舉進士為杭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兵法曹參軍改大理寺丞累

擢殿中侍御史章獻皇后崩章惠皇后欲踵之臨朝籍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以沮其謀有欲造後苑珠玉奇巧物媚上者籍言螟蟲為災民憂轉徙復有西北擾攘之患茍非儉約何以濟用仁宗嘉納之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韓從禮稱教旨免工人市籍者籍又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政府者仁宗為杖從禮仍詔諸司自令宫中傳命無得施行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籍屢奏其狀會籍除廣南水路轉運使

將行復言之諷既坐貶鄂州司馬籍亦降知臨江軍徙福建路轉運使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元昊叛命籍安撫陝西出知汝州徙同州就改陝西都轉運使還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毀幾盡戍兵十餘萬未有營壁籍按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即敵出入之隘道也命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谷旁募民耕墾得粟甚多凡故地為敵所據者悉逐之築土城久之元昊遣牙校李

文貴齎其親信野利旺榮書求納款籍意其詐不受後數日果寇定川既而文貴復以旺榮書來元昊未肯削去僭號籍未敢荅乃請於朝仁宗曰朕非不能以天下力誅此小戎然朕為天下主豈與犬戎較曲直哉其務安吾民因使籍荅書稱旺榮為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敵中官於義無嫌詔從之又遣賀從勗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

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乃言敵辨理浸順願聽其使至仍遣使同往申諭之卒用其策而元昊復臣慶歷四年召拜樞密副使籍請併省官屬從兵就食於是邊費什省七八八年為參知政事明年以工部侍郎為樞密使籍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皇

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儂智高
叛命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或言青不可專任仁宗
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
如不遣也仁宗然之及捷書至仁宗謂籍曰非卿執議
豈能成功青還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不可
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兵不血刃一舉得荆湖之
地不過遷官而已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
爲使相然今外敵甚多卿爲使相安肯爲朕盡死力邪

亦不過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方之延釗與彬未可同日而語也若遂用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與之爭之累日仁宗乃許之既而內外訟青功卒以為樞密使會道士趙清貺與籍有連受人貺許為人求官籍聞之捕下開封府治其姦而流之清貺道死而諫官韓絳謂籍陰諷府殺清貺以滅口乃罷相以戶部侍郎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嘉祐元年仁

宗不豫籍上言比者陛下皇子繼夭宮坊虚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為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宗廟之孝無大於此臣荷陛下寵靈致位将相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望惟陛下保萬世之業乃老臣之大願麟州自慶歷以來敵盜耕屈野河西地莫能禁籍因戒邊民無得與敵為市易會通判司馬光行邊還乃言知麟州鄭戩等欲築二堡於白草平以為州扞蔽籍許之既

而敵移書至請分定疆界麟府將郭恩輕敵出至忽里堆遇伏發恩死之命御史按其事籍坐不以築堡事聞復以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徙鄭州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敏籍曉法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嚴士卒聳畏之

梁適字仲賢顥之子也顥有傳適少孤輯顥制誥幷自為文以獻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舉進士

改太子中允知淮陽軍南郊赦書録梁後適論奏曰朱全忠唐之賊不可以為勸仁宗是其言召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有妖人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不傷獻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有異鳥翔端門或以為瑞適奏曰野鳥來處宫庭不祥也非瑞也常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仁宗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適對曰蓋寛饒黄霸皆字次公仁宗悦謂宰相曰梁適候諫官闕命之未幾遂除右正言供諫職

以與執政親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復知諫院擢知制
誥知開封府以請知兖州還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
還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入為翰林學士尋改侍讀學士
知澶州移秦州召還為羣牧使皇祐初擢左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諫官御史力争不已適
曰堯佐領四使誠過矣乃罷其宣徽景靈二使儂智髙
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仁宗欲降之會得賊將僞牓言
智髙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者適曰若爾二廣非朝廷

有矣乃命狄青為宣撫使及賊平仁宗喜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契丹遣使來言國書稱大契丹非兄弟之義欲自今易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張貴妃小斂皇儀殿適不可曰皇儀非所以治妃喪又將以適為園陵使適又不可曰嬪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而御史馬遵彈適貪

黷怙權不宜使久居重位乃罷知鄭州加觀文殿大學
士知秦州適兩知秦州蕃户不敢為寇秦人為立生祠
徙立永興軍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改鎮忠武知河
陽英宗即位徙鎮昭徳歴曹兖二州復為觀文殿大學
士禮部尚書以太子太保致仕神宗即位遷太子太傅
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適既卒慈聖光獻
皇后有旨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為仁宗舊相
耶慈聖曰微梁適吾安有今日神宗問其故慈聖曰仁

宗一日對宰相言朕居宫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陳執中請付外施行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為不可况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翌適忠言也適有風采為人主所器明于法令臨事果敢辭氣不變所下教條嚴而難犯云其孫子美

子美字才甫由廕入官紹聖初為梓州路常平徙湖南路還提點刑獄徽宗立為河北轉運使子美傾漕計以

奉上遂以三百萬緡市北珠以進北珠者自敵中來敵始欲禁罷之其羣下議曰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為我利而中國可以困之崇寧閒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除樞密直學士拜户部尚書兼開封尹子美於府事無大小皆親決胥吏不得騁乃共謀取未絶文書委於路而遁子美命焚之徽宗問其故子美對曰事之大者不患不訴小者不治而已徽宗然之拜尚書右丞進左丞遷中書侍郎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大名

府進大學士坐累責居單州起知青州復守魏進觀文殿學士拜寧遠軍節度使以疾乞罷除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崇福宮未幾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少師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也曽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玗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祖煦父素以財雄鄉里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玗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

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流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流流倜儻任氣以進士起家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有大姓尹氏為偽券以欺隣人之孤訟久不得直流至其孤纔二十詰尹氏曰若券曾取證他隣否其人當有存者尹氏詘服而歸其田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流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流

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奉使契丹其館伴杜防强之以酒沆不能飲因詆毁杜防坐是降知和州改知江寧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有草寇黄捉鬼鄧和尚誘溪峒傜人擾湖湘北軍至多病死沆募土兵使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楊畋等八路入討斬首萬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與擅殺同於是降者三四萬人賊平召還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鄂州其後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有張彦方

受富民金僞為張貴妃母越國太夫人奏補助教敕沆抵彥方死不問越國皇祐三年以工部侍郎擢參知政事諫官御史論沆縁貴妃進不可仁宗不聽至和初貴妃薨追冊為皇后沆為監護使改園陵使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文彥博富弼入相沆加兵部侍郎監修國史沆在相位疾言者屢加裁抑又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郡范師道趙抃歲滿求去沆引敕出之御史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

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
徙陳州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沆始挾貴妃進至相方其
主喪事時又務為侈大之制論者疾之元豐三年王堯
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仁宗不豫之際嘗與沆文
彥博富弼定議乞立皇子神宗以訪彥博彥博具奏所
以乃贈沆太師兗國公語在彥博傳子瑾神宗時為天
章閣待制

東都事略卷六十六

東都事略卷六十七

宋 王稱 撰

列傳五十

文彥博字寛夫汾州介休人也少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翼城榆次二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入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西鄙用兵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隣郡而推劾枝蔓久不即誅彥博上疏曰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

不畏我使之畏我然非嚴刑何以濟之乎對敵而有伍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隳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孰肯奮邪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耳孫武之斬隊長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耳終於齊師勝晉吴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著令禁軍將

枝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之哉仁宗然之明年以戸部員外郎直史館為河東轉運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險固始彦博父洎為轉運使以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嘗領并州兵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北為河外直道自折德扆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徳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奏復之未及而卒彦博領漕事遂通銀城而州有

積粟可守元昊圍麟州知城中有備解圍而去未幾遷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元昊復寇邊以彦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守邊二年有威名敵不敢犯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彦博以本道兵馬久不習戰為立訓練之法又以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千餘騎悉易以步軍慶歷七年以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召還改參知政事貝州宣毅十將王則挾妖術與州校張巒卜吉謀反改年號置官屬河北諸路遣兵傅城下命明

鎬為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乃命為宣撫使以鎬副之至則督將攻城旬餘未下諜言賊欲潛兵出邀敵使輜重鎬先遣殿侍袁安設伏敗之軍士有請為穴地以入貝州官軍即城南為穴因自攻其北以牽制之彥博募死士二百銜枚由穴進既出登城殺守陴者則縱火牛軍稍却有以槍中牛鼻者牛還攻之遂大潰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彥博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

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求者庶幾知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悉被甄擢與樞密使龎籍同議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為久衣食於官不願為農且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為盜賊仁宗亦疑之以問彦博對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願死之皇祐初除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大饗明堂命彦博等修纂儀注起自降詔訖于禮成繫日為書為大饗明

堂記書成仁宗為制序進禮部尚書三年御史唐介言
彦博以閒金奇錦因小臣遺宫掖顯用張堯佐陰結貴
妃為謀身之計仁宗怒召二府以疏示之介面論不已
詔送臺劾介既下彦博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
不加罪仁宗不許介遂貶英州别駕而彦博亦罷相以
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徙青州又徙秦州尋
拜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再入為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宣

麻之日仁宗遣小黄門覘於庭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而天下謂之文富明年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閤召内侍史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上暴疾繫國安危惟爾曹得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少有增損必白顧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大懼及夕詣宫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二府議留宿未有以發彦博請用道家

說祈禱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志聰等又白非故事彦博曰豈論故事時耶富弼亦切責之志聰等不敢違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宫門求見執政彦博曰此時宫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禁卒告都虞候變者同列欲捕治彦博不可乃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良可保彦博曰此卒有怨誣之耳宜亟誅以靖衆衆以爲然乃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仁宗疾已沆譖彦博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變

者彦博以流判聞仁宗意乃已御史吴中復乞召還唐介彦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召用之時以彦博為厚徳嘉祐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與河北轉運使李參議河事不協訟參遣人私屬彦博為御史所彈申錫坐貶滁州彦博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徳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

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相公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與皇太后叶賛之力人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英宗曰備聞始議相公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

英宗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劒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曰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彦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亂朝著固辭乃從夏人犯大順城李復圭知慶州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趣使出戰信等失利復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從軍法

彦博力言其非宰相王安石以復圭為是信等伏誅人皆寃之明年慶州軍亂神宗召二府對資政殿深以用兵為憂彦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靖重為先凡事當釆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張祖宗法之過也安石曰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萬事隳頹如西晋風兹益亂也安石知為已發故力排之六年除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請為鐵龍爪以濬河宦者黄懐

信更作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
范子淵都水監丞置濬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言疏道
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事下大
名彥博曰河水汗漫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
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嘗用杷而退地更多
臣不敢雷同欺罔奏至神宗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河
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子淵乃求對言本等意
安石罷彥博必相故傅會其說於是御史蔡確亦言本

奉使不公有詔雜治子淵及本等皆重坐而彥博勿問七年北虜遣蕭禧議地界神宗遣中使賜彥博詔問所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彥博奏以為不可予語在遼國事中九年除太保力辭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王堯臣子同老言仁宗不豫先臣與文彥博劉沆富弼等請立英宗皇帝為嗣仁宗感悟開納會彥博入覲神宗以問彥博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寔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

議論推輪於至和時發端為難仁祖意巳定其後止申
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揜也卿宜盡録本
末將付史官彦博乃奏其事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兩
月餘是時以根本未立中外人情不安及聖體康復顧
念前此禁中侍藥憂慮百端堯臣與臣及劉沆富弼竊
議曰方今朝廷根本不可不蚤定以定人心時亦不暇
與密院同謀亦未敢顯言臣以堯臣久居禁近多知朝
廷事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

育於宫中者邪於是臣等具奏春中服藥時事中外人情非常憂恐蓋為儲嗣未立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初即位建儲令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既叨輔相之重位當任社稷之大計此大計也乞賜開納仁宗淵黙寡言乃欣然嘉歎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也朕更熟思之臣等既退且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行堯臣許歸第乃密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臣等既登對復申前請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可無憂臣等既得此旨决

謂無疑矣是年因樞府闕官議於上前乞召韓琦爲樞
密使盖以琦忠義必能當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
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堯臣尋卒臣所記當日之事大
槩如此於是手詔中書曰文彦博蓄德深厚善不自伐
懐此大功絶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乃知援立之
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其議所以褒顯之又
詔曰朕恭聞仁宗皇帝深惟天下大本意有所付而執
政大臣文彦博劉沆富弼王堯臣實左右賛順以成聖

志及英宗皇帝進位元儲纉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寧而彦博等勲績莫有聞者比覽故臣家奏攷驗不誣其謙厚忠實可謂至矣其議所以褒顯之庶幾上昭神祖知人之明文考報功之意焉遂加彦博河東永興節度使彦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輔臣皆與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彦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彦博彦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

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
仕元祐初司馬光拜相起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六日
一朝一月兩赴經筵邊事河防及朝廷大政令即與輔
臣共議恩遇甚渥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
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老去之公自為
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
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
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彥博讀詔聳然不敢

言去蓋後留四年彦博請去不已復以太師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紹聖初言者觀望時政謂彦博朋附司馬光詆毀成烈降太子少保薨年九十二崇寧中與元祐黨後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彦博凝簡莊重有大臣體位將相者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雖位貌隆貴而平居接物謙抑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居洛陽而彦博與之遊元豐中與富弼及當時老成而有賢德者十一人用

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為文序其事王拱辰守北都以書來諗曰拱辰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後願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願與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時所嘉羡如此彦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

及甫字周翰初為大理評事遷直史館與邢恕同為館職頗相善也遷吏部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同州父太

師彥博起為平章軍國重事除及甫右司員外郎以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初韓琦子忠彥與琦之門人劉摯王巖叟賈易等常不平彥博不言功事以謂掩琦之勳及章惇撰御賜彥博詩序具述上語云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忠彥益不平彥博入為重事易簾前論列王同老所上文字彥博教為之乞改史宣仁后曰此事吾詳知之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師富相公王參政也在嘉祐末乞立英宗為皇嗣仁宗升遐策立英宗者

韓相公也即不相掩不必改史其後彦博致仕及甫以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為太僕卿除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宫紹聖中蔡確之子渭奏及甫嘗與邢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詔以蔡京安惇即同文館究問語在章惇傳於是梁燾劉摯王巖叟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廷皆坐重貶及甫懐一朝之忿妄發書與邢恕致起詔獄以陷害忠良及甫之罪也及甫坐元祐黨褫職居久之復直龍圖閣知陜州既又落職最

後復集賢殿修撰以卒始及甫當宣仁后臨朝時避魯王諱止名及宣仁崩復名及甫云

臣稱曰彦博以王佐之才克平妖難致位丞弼雖以人言去位而天下之望日隆及其再相也乃秉忠竭誠首議建儲遂絶口不言至神宗之世因事自顯人謂彦博不獨首建大策為難而有功不居之為尤難也烏虖彦博出入四世名倡九牧神明所相壽考康寧近世以來一人而已

東都事略卷六十七

東都事略卷六十八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五十一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也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懐其文以示王曽晏殊殊即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授將作監丞知長水縣簽書河陽節度判官會郭皇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弼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

州還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趙元昊
反弼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
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
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
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召為開封府推
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言請罷燕徹樂雖
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弼曰萬
一北朝行之為朝廷羞後使北還者云彼中罷燕如弼

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㢸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延師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歿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㢸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不可但已時守懃子昭序爲御藥㢸奏乞罷之

德和竟坐腰斬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諫官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乃罷守忠不遣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相兼領仁宗從之以宰相兼樞密使為三司鹽鐵判官還史館修撰慶歴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契丹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恟之仁宗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

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舉弼使契丹弼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乃以弼為接伴弼開懷與語不以疏遠待之英等見弼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仁宗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以弼為樞密直學士辭不拜假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使契丹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

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遼主問故遼主曰南朝違
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
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
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
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
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
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

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敵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

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

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遼主大感悟遂欲求昏弼曰昏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遼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

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遼不復求昬專欲增幣曰南朝移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遼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遼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

禮哉弼聲色俱厲敵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獻納弼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許虜無能為也仁宗從之增歲幣二十萬而契丹平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弼白宰相吕夷簡請以吏付獄且言曰必得吏乃止夷簡不悦故薦弼使契丹且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使還除

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還翰林學士弼見仁宗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不敢以死爭爾其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既又復除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敵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契丹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趣弼綴

樞密院班乃御殿又命宰相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敵故也弼乃受命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弼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弼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名弼等坐具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

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時册命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北使弼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仁宗

問弼曰敵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弼曰敵自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令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敵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敵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弼曰敵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

正墮其計臣請任之敵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仁宗乃止敵卒不動初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以弼仲淹比之夔契而詆夏竦竦怨之會介奏記於弼說以行伊周之事竦因傾弼等乃改伊周曰伊霍使女奴陰習介書為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仁宗雖不信弼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還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而衍仲淹皆罷政未幾石介死譏者以介北走契丹結連起兵弼以一路

兵應之罷弼安撫使且欲發介墓以觀之歲餘譏不驗
加給事中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擇所部豐稔
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
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
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
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
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
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

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又萬餘人仁宗遣使慰勞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千人欲屠城以應之有告變者弼以齊非所部恐事泄生變會中使張崇訓銜命至青弼檄崇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遷禮部侍郎弼又懇辭不受還資政殿大學士以明

堂恩除禮部侍郎知鄭州徙知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
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
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
事殿上仁宗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
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
賀仁宗弗豫大臣弗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弼等直
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祈為名乞留宿内

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仁宗悉以政事仰成宰府弼總綱紀號令謹守典法所選用多得人天下無事號稱賢相六年丁母憂仁宗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平章事遷戶部尚書初仁宗弗豫皇嗣未立人情憂恐弼與文彥博等議請蚤定儲嗣會仁宗康復故緩其事後韓琦以定策立英宗至

是慈聖后還政并弼遷官制詔録其前議弼奏曰至和中臣雖泛論建儲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與韓琦等等哉令陛下録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之大恩皇太后嘗謂臣與胡宿吴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其言至不忍聞臣寔痛心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哉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髪之勞爾臣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

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啜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一日韓琦進擬一二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㢸曰先帝以神器授陛下皇太后叶贊之力而此輩何功可書琦悚然有愧色却立數武㢸嘗進除目英宗適震怒擲之榻下㢸搢笏拾取以進曰前日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切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

可恕者何不斬臣以謝天下英宗為之霽色温言弼猶
進說不已治平二年以疾辭位拜鎮海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神宗即位改鎮武寧進封鄭國
公弼屢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足
疾許肩輿至殿門神宗特為御内東門小殿見之令男
紹隆入扶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至日昃問以治道弼對
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

隨人善惡然後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神宗又問以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又問為治所先弼曰阜安寓内為先明年除司空兼侍中弼力辭復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弼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

其力此治亂之幾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
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
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神宗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
弼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陛下以同天節敵使當
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
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
佞近忠良神宗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
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

脪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令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王安石始為參知政事議改法理財與神宗合意而弼不欲有所變更與安石不合多稱疾家居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神宗黙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黙然拜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為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

平倉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軍節度使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以郭逵等討之弼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因極言時弊請速改新法以救倒懸之急契丹來爭河東地界手詔問弼弼言熙河諸郡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弼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以其父堯臣所擬詔草上之神宗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神宗嘉之以弼為司徒元豐六年弼年八十懐不能已又上疏論治亂不出於用諛佞讜直二端而已今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外忠義之士仰室竊歎天下之敝陛下不得知而更張之恐禍亂將至益頻

聖慮亦無及矣疏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封之以付其子未幾而薨贈太尉謚曰文忠元祐初加贈太師配享神宗廟廷御篆其碑曰顯忠尚徳紹聖中章惇用事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而復侑食于廟弼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性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薫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

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必交結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㢸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四方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云子紹庭紹京紹隆紹京供備庫副使紹隆光禄寺丞皆先㢸卒

紹庭字德先有家法為時所稱始以父任為祕書省正字嘗為光禄寺丞遷宗正丞出為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以紹庭為河北提舉常平紹庭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新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制曰惟爾先正相予祖宗道德勲勞竦服夷夏其冢上之木拱矣故笏可見猶當異之以比甘棠而況遺範之所在乎爾少長義方習以成性令朕命爾領職常平而乃力自貢其誠心冀不違於先志

奏封來上朕用汝嘉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命汝陟焉以勸夫孝於親者往其欽哉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有子直柔

臣稱曰弼使敵之功偉矣而議者乃以活飢民為功何哉方其廷屈敵之君臣使曉然知通好用兵之利害自是兩邊無虞者幾百年其所活豈特五十萬人而已乎及踐宰府首關萬世之議抑又有社稷之功矣至於忠規激切而上不忌讒言深中而上不疑進退雍容有始

有卒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豈不然哉生而享其榮歿而配於廟爲一代之宗臣有以也夫

東都事略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悳滋

東都事略卷六十九　　宋　王稱　撰

列傳五十二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也父國華終右諫議大夫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時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皆賀於殿上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爲右司諫時災異數見王隨陳堯佐爲

相以疾五日一朝數忿爭參知政事韓億多私石中立好戲謔琦連疏疏論其過曰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考天戒之所譴告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陛下用輔臣如此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之可消福應之自來則恐不可得也陛下若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臣下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毀壞乎臣職在言責可知而不言哉伏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四人者又請罷

內降排斥權幸王曽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琦曰
比年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切近名如君固不
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曽正人也琦得此益自信未幾同
議雅樂琦以胡瑗阮逸鄧保信黍尺鍾律之法出私見
乖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樂琦為諫官數稱進王曽
蔡齊杜衍范仲淹等補政之闕事多施行以起居舍人
知諫院趙元昊叛琦上疏曰臣聞元昊狂謀僭命不修
常貢必為邊患令獻謀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

士卒修利戎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外憂也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功罪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横賜無常宴衎之逸遊宫庭之奢靡受中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内患也且四夷内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内患臣願陛下先治内患以去外憂内患既平外憂自息儻外憂已兆内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患非止一元昊而已擢知制誥益利歲饑為兩路安撫使為饘粥濟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

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圍延州琦適自蜀還論
西州形勢甚悉乃以為陜西安撫使至則賊引去矣初
大將劉平軍敗為賊所執内侍黃德和懼罪誣平降賊
朝廷信之琦為直其寃還樞密直學士陜西經略招討
使與夏竦畫攻守二策琦入對請用攻策會元昊將寇
渭州遂趨鎮戎軍時環慶副總管任福奉詔計事琦盡
出其兵使福擊賊授以方略令自懐遠城趣德勝砦羊
牧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即據險設伏以邀其歸福

既行琦重戒之福違琦節度敗沒于好水川琦坐奪秩一等降知秦州居數月復為秦鳳經略使換秦州觀察使尋以舊職充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為順德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又建請於鄜慶

謂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敵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落種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免耳章既上又與仲淹定謀益堅而元昊知不可敵歛兵不敢近塞入拜樞密副使元昊既已臣琦以為邊備不可弛請與仲淹俱出行已而仲淹參知政事以琦為陝西宣撫使使還時仁宗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

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時務琦條上
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
能退不才去宂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
已側目矣富弼宣撫河北還未入國門命守鄆州琦奏
曰朝廷聞北敵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
咫尺留中籌策不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四
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為弼言者臣竊為陛下惜之前
此陜西帥鄭戩以劉滬董士廉城水洛役方作而戩罷

涇原守將尹洙以為非便而止之滬等猶城不已乃械
繫滬等將斬之戩力爭于朝琦亦以水洛未可城而滬
等違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卒城水洛故罷琦以資政殿
學士知揚州徙鄆州又徙鎮定二州琦所至設條教葺
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定州久用武將
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琦修明軍政剗除宿弊士
卒犯令者一切繩以紀律恩威既信乃攷李靖兵法作
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冠河朔

加資政殿大學士遷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又知相州入為工部尚書三司使除樞密使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仁宗既連失褎豫鄂三王至和中得疾皇子未立中外憂之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司馬光繼之自是言者常以固天下根本為急而富弼亦屢上言歐陽脩因水災再上疏輒留中如此五六年言者稍怠琦乘間奏請立皇子一日取漢書孔光傳

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哉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惟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矣時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皆言立皇嗣中書因將二疏以請仁宗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當出自聖斷仁宗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唯此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琦奏曰此事至大

陛下令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對仁宗曰決無疑
矣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新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
憂遂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仁宗大喜琦奏曰
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仁宗首肯之時嘉祐六年也及命
下英宗力辭仁宗聽候服除七年英宗既免喪稱疾不
出琦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
遂正其名使知朝廷不可回之意歐陽脩亦進曰宗正
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敕付

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英宗入居慶寧宮封琦儀國公仁宗崩英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爲仁宗山陵使琦既輔立英宗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爲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慈聖后垂簾聽政英宗疾甚有及慈聖語慈聖不樂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

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毋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釋歐陽脩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邪慈聖曰得諸君知此善矣脩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慈聖意稍和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禀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豈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

下誰肯聽從慈聖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英宗英宗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英宗大悟自是不敢復言英宗疾既平琦請乘輿具素服出祈雨人情乃安慈聖下令還政進右僕射兼樞密院封魏國公琦上還相事英宗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

旦無名謝事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則卿之終惠也琦以陜西戍兵多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為義勇得十四萬夏賊冦大順城又請停歲賜絶和市遣使問罪文彦博不可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昔日遠甚詰之必服卒遣使齎詔而諒祚以謝表上英宗寢疾琦候起居問諒祚表云何曰一如卿言英宗崩琦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既復土琦累辭位

拜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种諤收綏州詔廢之琦議不可乃留為綏德城因大揭榜招横山之人會關陜荐饑而止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時初行青苗法琦上疏論其害以為國之彼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陛下遣使給散青苗乃令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百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户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

物力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豈抑兼并濟困乏之意哉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勤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恤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章下制置條例司疏駮放行天下琦又論奏不已且聽解安撫使改永興軍節度使琦固辭復判相

州既至之二年告老復除永興軍節度使未拜而薨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神宗自為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配享英宗廟廷琦少有大志天下想望其風采識量宏偉臨事不見喜慍之色天資朴忠自稱安陽戇叟輕財好施家無留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得人為多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惟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

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頷之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尤愛之有鬬訟者輒止之曰勿撓吾侍中也政和中追論琦定策之勲贈魏郡王子忠彦粹彦純彦嘉彦粹彦為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純彦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嘉彦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彦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彦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開

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三司使出通判永寧軍召還
為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為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
瀛州朝廷以夏人囚殺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
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
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國遼人
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為遼
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
不解也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

國之好何所與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禀而後上忠彦奏朝廷之屬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禀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彦以官制駁之曰令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朞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

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為户部尚書忠彦議裁省中外宂費復言宫掖之費有司不得而見雖見不可盡也切見近降詔書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每生辰及大禮恩澤四分減一仰測聖意克己為人無所不可顧詔入内内侍省均節禁省之費報有司使天下曉然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宫禁始擢尚書左丞弟嘉彦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彦言昔仁宗親政言者亦多譏斥章

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朝廷静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彦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而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彦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徽宗用忠彦言數下赦令蠲天下逋責盡還流人而甄叙之有為御史諫官忠

直敢言若知名之士卒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謂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郒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也父會集英殿修撰公亮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士遷奉禮郎知會稽縣累遷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天章閣待制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拜翰林學士知三班院三班吏世所賤薄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名而已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為後至者皆莫能易也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為政有能名盜賊悉竄他境復為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居三月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章臺閣故事時韓琦為上相歐陽脩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以問公亮文學人材以問脩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仁宗不豫中外以為憂琦請建儲副與公亮共定大議英宗即位慈聖后同聽政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慈聖還政加户部尚書英宗不豫即臥内奉詔立神宗為皇太子

明年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封英國公改兖國公熙寧初進封魯國公二年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參知政事公亮乃陰助安石安石置條例司更張衆事公亮一切聽之於是神宗益專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言安石厲聲與之往反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為專公亮不與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

此乃天也以病拜司空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起知永興軍召還復爲集禧觀使請老以太傅侍中致仕未幾子孝寛僉書樞密院事迎公亮就養西府薨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謚曰宣靖恩禮視韓琦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神宗嘗語輔臣曰公亮謹畏周密内外無閒言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然公亮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禄固寵爲世所譏子孝寛

孝寛字公綽少好學為人詳密以廕為將作監主簿知桐城咸平二縣除祕閣校理還樞密院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寛始拜龍圖閣待制為羣牧使還龍圖閣直學士北朝遣使請代北並邊之地神宗遣孝寛按視乃奏曰國家待遠人恩與信也恩不可使濫信不可使失苟細事不問將有大於此者宜如故便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尋丁外艱服除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又知鄆州鄆有孟子廟而無封爵孝寛請於朝得封鄒

國公配享孔子廟召為吏部尚書元祐初以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久之復召以吏部尚書召還道卒年六十六

臣稱曰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用之相莫非天下偉傑蓋晚而相琦屬以大事柱石之力以扶持大厦鈞衡之平以進退百官用能光輔三宗咸有一德雖伊尹周公何以過也公亮勲亞於琦而昧於潔身之義懷禄不去君子譏之忠彦繼世宰相孝寬亦位宥密盛矣

東都事略卷六十九